

新刻揚州近事通天樂目錄

揚州石成金天基集著

男
辛年
萬年
校刻

第一種	長懽悅	快樂心法	一
第二種	莫焦愁	莫愁詩	七
第三種	沈大漢	武略私議	一九
第四種	麻小江	擬禁打降告示	二四
第五種	追命鬼	娶妾納婢論	二七
第六種	討債兒	速還債負說	三一
第七種	除魔魅	恤貧現德	三五
第八種	打縣官	恤農現德	四〇
第九種	下爲上	禁鍋婢私議	四四
第十種	尊變卑	驕傲論	四八

第十一種	投胎哭	因果圖說	五二
第十二種	念佛功	念佛三昧	五七

通天樂 第一種 長懽悅 快樂心法

長，是久遠也，有時刻不忘之義。懽是欣幸之極。悅是自心喜極。蓋悅在自心，樂散於外。

「得歲月，延歲月，得懽悅，且懽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此邵子歌也。人能體貼此數語，則一生快樂有餘。要知一切名利願欲之事，總因各人前生積業而來，上天久已註定，人徒謀慮爭奪，有何益乎？所以田老者，自號「靠天翁」，識破造化之本源矣。

康熙初年，有個田老者，自號「靠天翁」，爲人最長厚。少壯時，曾做過一任縣丞。到任之後，上司之餽送，各項之料理，若點綴不到，非是委解錢糧，就是押送重犯，終日奔波不寧。凡民間訟事，或上司批詞，他立心循理。但有來囑情的，俱不肯依。但有來賄賂的，俱不肯收。若要他以曲爲直，斷斷不能。時存天良，冰心鐵面^①，因此鄉紳士宦，俱不喜懽出老。見□的事件，大半是壞心錢財。欲做清官，奈自己家不富餘^②，微俸糧錢^③。欲不做清官，自心不安，報應可畏^④。因而未到半年，即告病回家。

城外一里多遠^⑤，有一大竹園，每年四月間，發筭與人販賣，得貲以供食用。園中有草房三間，安住妻子家眷，屋傍有小草軒一間^⑥，草花數種^⑦。他生有兩子，一子略知書文，即教訓蒙糊口；一子壯實粗拙，即教耕種度日。田老者不喜入城，每日只在園中逍遙快樂。子友向我傳說：「田老者今已九十餘歲，鬚髮尚未全白，形容少壯。此當今之異人也，不可不去拜訪叨教。」子因執贄至翁竹園，只見萬竿綠竹參天^⑧，屋傍草軒自題曰：「嘯玕自樂」，書積盈架，柱有二聯，云：

隨時快樂隨時福 一日清閒一日仙。

竹裡常怡無事福 花間熟讀快心書。

又見兩壁上粘格語四聯：

一枕卧羲皇 睡起每因黃鳥喚。

數椽棲巢許 閒來惟笑白雲忙。

人莫欺心 自有生成造化^⑨。

事皆由命 何須巧用機關。枉自愁苦。

機息時即有月到風來 不必苦海人世。

心遠處自無車塵馬跡 何須痼疾丘山。不在外境。

得了便非貧 身外黃金何足羨？

能閒即是福 世間白髮不相饒。

少時田老出來相會，接待極其謙和，語言極其渾厚，真是有道高人，因與交往。數月之後，我拜求田老：「如何得此高壽？」田老曰：「我法最簡最易，但世人不肯信服，心之願欲若要滿足，何能得遂？只須自己假設境界，則心中快樂不已。我自有假設三條，云：

今只無災無病，得此康寧，即自以爲天上神仙，快樂極矣。

今只蔬飯布服，得此飽暖，即自以爲玉食錦衣，快樂極矣。

今只茅屋竹籬，得此安住，即自以爲蓬萊閭苑，快樂極矣。

田老又曰：「此三條之外，老漢向日曾受朝廷一命之榮，本是微員薄俸，我自以爲高官厚爵。今雖辭官，尚多榮耀，豈不樂極？此一條不入前三條之內，恐多有未曾爲官者，豈不缺典？只須前三條，並不煩難，世人俱可自爲，即是心滿意足，壽由此而延長，福由此而加添，病却身安，得效最速。至於一切得失乘除，俱從各人前生修積所致，上天俱有主宰，今惟有靠天過活。所以我一生並不愁苦機謀，我因自號「靠天翁」者，此也。鄙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予深喜敬服，因又懇求長壽捷法。田老又傳八句，云：

保養三般精氣神，少言少慾少勞心。

食惟半飽宜清淡，酒止三分莫過醺。

常把戲言多取笑，每懷樂意不生嗔。

炎涼變詐都休問，讓我逍遙過百春。

凡得其指點者，俱皆悅。從其後，田老壽至一百一十七歲，無病而逝。總因田老者立心長厚仁

慈，已有根本，欲求快樂福壽者，未可只循其法，而置根本於不問也。昔紫陽真人有二句云，「黃芽白雪不難尋，達者須憑德行深」，通此竅矣。

快樂心法

石成金天基

人生在世，不論何等境界，惟以存心快樂爲第一事。但此快樂，非謂遂諸願欲而然，須自假設樂境，「靠天翁」之法已悉矣，不必再措一詞。惟予自立心法，只一句七字，曰：「安寧飽暖即天仙」。要知此一日也，地獄衆生挫燒春磨刀山油鍋者，不知經幾多慘苦，餓鬼衆生飲銅食鐵者，不知經幾多慘苦，飛卵濕化諸畜生，啣鐵負鞍、生烹活剝、刀割斧剝者，又不知經幾多慘苦？而我總無從知曉也，縱得爲人，當想世人。每多疾病呼嚶，展轉床榻，醫藥不效，痛楚難堪，望救無門者，又有癰疽疔毒，痛攢心髓，膿血淋漓，求死不得者，不知其幾萬千？我今幸得身體強健，無病無痛，是安之一字，豈非享天仙之樂耶？至於苦難之事，更甚殷繁。要知世上人，每多自罹於名權利鎖^①，離家別業，紅塵白浪^②，瘴風宿露，奔波勞苦而不息者，有貧窮卑賤無奈無恥者，有官糧私債追逼無完者，有骨肉至好，事逼分離、難割難捨者，有賣男鬻女、剝肉醫瘡者，有含冤負屈、控訴無門而莫伸者，有刑罰枷責、囚鎖牢獄者，有賊盜劫殺、水溺火焚、蛇螫虎咬、死亡無救者，種種慘苦、可憐可悲者，萬萬千千，筆難盡述。我今幸得平安自在，是「寧」之一字，真有天仙之樂矣。

再看世之無衣無褐、寒侵肌膚、食不充口、饑餓難忍者，又不知其衆多無數。我今幸得布衣蔬食，免許多饑寒苦楚，是「飽煖」二字，不亦有天仙之樂乎？人當時時刻刻想念此一句，則知感上天賜我甚厚，不可不力加德行栽培，以少補答，更須勤修道果，普救含靈，脫離諸苦，方遂予心之大樂（予另著《快樂原》一節，分晰詳細，當與此篇互看，福祿附後請政）。

心寬性怡快樂就是福，
無病無痛康健就是福，
布衣蔬食飽煖就是福，
茅屋竹籬安穩就是福，
天倫家口團聚就是福，
兵戈不擾太平就是福，
家門清吉寧靜就是福，
書酒花月領略就是福，
明聰淨几閒逸就是福，
草榻繩床鼾眠就是福。

【批語】

- ①〔行間批〕□殺員難得。
- ②〔行間批〕每有富家不做。
- ③〔行間批〕有見得心。
- ④〔行間批〕有良心。
- ⑤〔行間批〕附近。
- ⑥〔行間批〕不必大。

中國話本大系 通 天 樂

⑦〔行間批〕不必多。

⑧〔行間批〕仙境。

⑨〔行間批〕非欺心明是欺天。

⑩〔行間批〕非通。

⑪〔行間批〕可憐。

通天樂 第二種 莫焦愁 莫愁詩

莫者，禁止之詞，含有切忌切戒、毋再復蹈之意。火燒太過爲之焦。焦者，火燒木也，木被火燒，頃刻灰燼。莫焦、莫愁，有急急救熄不可稍遲之意。又有焦燥之焦，是言性氣之急燥，怒悵抑而不伸也。

要知焦最損人。孫真人云：「木還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此「性」字，即性氣急躁之性也，愁者，憂之過甚而不止也。總之，「焦」、「愁」，徒自苦惱，與人何尤，可不戒哉？

邵康節有醒語，曰：「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只明此二句，則「焦」、「愁」之患除矣。

袁宏道云：「人情必有所寄^①，然後能樂。有以文爲寄者，有以酒爲寄者，有以奕爲寄者，有以技爲寄者。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陰耳。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

活地獄，更說甚麼銅床鐵柱、刀山劍樹也。「此篇絕妙指點。予謂寄情有「清」、「濁」二種。清寄，如書酒花月等類是也；濁寄，如驕奢嫖賭等類是也。能領清寄者，即日日做快樂神仙。甘蹈濁寄者，即日日為苦惱囚犯。但此二途，一是現在之天堂，一是眼前之地獄，隨人自趨，並無阻攔。奈人明知有天堂而不赴^②，反自入地獄，是誠何心哉，良可歎也！

昔有與僧交往，見其計謀奔逐，因作詩曉之，曰：「早知都是自拘囚^③，不合因循到由頭^④。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纔得死前休。」此予改正之詩也，豈獨此僧為然。舉世甘為自拘囚者不少，昔信大師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既無人縛，何用更求解脫？」信於言下省悟，此解脫最妙之法。今雖知之而仍甘為自拘囚，竟將千金難買之時光，因循虛度而不領受清寄之快樂者，總由往因積業所致，是以不得自主也，深為可惜、可憐。

韓苦鬼諸事皆從鄙吝辛苦而起，惟每晚早睡之法，深為可取。治家者，不可因人而廢言也。家貲不在多少，只要教得子孫賢能，保守得固。不然，千金亦易銷散，徒為自苦，有何益乎？

人欲享樂，先要立享樂根基。所謂享樂根基，即吾人之良心也。試看「靠天翁」，不枉法治民，已有根基矣，後果至快樂福壽。今韓苦鬼，勸伊寬恤貧窮，並不依從。既無享樂根基，致令終身困苦，後代銷敗，理必然也。

康熙初年，有一人姓韓，開張柴米大舖。因他最有機謀，性氣急躁，時刻照管出入極其刻

薄，終日愁眉不展，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從不曾見他有一笑臉，遠近人都恨他刻毒，起個美號叫做「韓苦鬼」。每日打探各處柴米價值，某處價賤，即往買來發賣。某處價貴，即改往賤處販賣。

這人有許多癖病，即如不住高大房屋，不穿綢緞衣服，不與富貴交往，即葷腥餽饌，亦不肯用，人俱可學。

獨有三件事，人不能學：第一件是不赴人酒席，自己亦不請人酒席。人問其由，韓答道：「我去赴人筵席，彼費多金，我能吃多少？領過人的，不能不回答，將有用之貲，如此浪費，豈不可惜？」第二件是出外販買柴米，旱路不騎驢，水路不乘船，都是步行。人問其由，韓答道：「揚州地方，東不過大橋，張汪一路，西不過甘泉各集場，南不過瓜洲、鎮江，北不過邵伯、高郵，雖遠亦不出三、四十里，天生我這雙腳，若不走路，要他何用？只看世上窮苦人，推車搥轎，挑米擔柴，拽絳搖櫓，他難道不是父母生成的？我這樣安穩步行，何等快樂？」第三件是每晚早睡，從不點燈。人問其由，韓答道：「每晚早睡，有五件益處：一者子弟家人無姦盜賭博諸般事；二者厨下無火燭之災；三者灶上無跌破碗盞之慮；四者夜半睡覺已醒，又可聽防賊盜之竊發；五者次日早起精神強健，不致昏沉失曉。至於每年省下燈油極多^⑤，又不必言矣。」友人歎服。

他止生一子，十多歲放在學堂裡，聽隨先生教訓，整年累月不得閒工夫，總不查問讀何書，寫何字，終日只在財上盤算，真個披星而出，帶月而歸。年紀纔三十七歲，形容衰老，猶如六十餘歲。昌黎公有年未四十而髮蒼蒼，而視茫茫，而齒牙動搖，以此移贈本宗之「苦鬼」，切實不謬。

他空手未曾十年，創業家貲約有千金，我因家中日用柴薪，承他照底價賣與我，供用不缺。

又因他說話從不失信，所以與他交契，聞他做人刻苦，因到他家內面說道：「世上最苦是貧賤人，凡來買柴米不多者，只看些微利息寬讓體恤。你年將四十，我見你勞苦奔忙，焦愁不了⑥，你目念衣食有餘⑦，略放閒散些，也受用許多快樂，何必終日自苦？」因將我向日撰的《新七筆勾》，摘出一條，就在他家內寫成斗方，奉與他粘壁，囑他朝夕醒悟。詞云：

終日憂愁，用盡機關不肯休。貧賤天生就，富貴天⑧緣湊，休算計五更頭⑨，明朝依舊。略放寬心，落得安閒受。因此把妄想貪求，一筆勾。

韓人接過斗方，答道：「重蒙台諭，言言金玉。但我這生意原是貧人買的，利息若少，豈不空代人勞苦？祇因我的兒子幼小，趁我壯年，再苦積得千兩，我也心足，那時安閒未遲。」我見言如不言，就告辭回來。我自暗想：此人雖再積千金，恐怕又望萬金，這樣痴愚，真可憐也。

韓人打探得裡河場內，出有紅草極多，大有利息，每千束本銀不過七、八兩，盤運至揚，即賣至十五、六兩，除去船貨雜用，每千竟有四五兩之得。韓人大喜，整齊本銀，用兩隻大船，往來裝販多次。果然大得重利。

不意那年山水暴發，將高郵至邵伯灣頭一帶河壩倒卸極多。奉總河大老爺憲行，立等要紅草打壩，着令江都縣將一切草船封貯，運送河塘，候領官價。韓人心急如火，暴躁如雷，無極奈何。忍着性氣，只得隨至河官委員處候領草價，十分不得五分。又用去盤纏雜費，虧折三十餘兩，自己焦愁惱悶，飲食減少。未十日，右眼紅腫，痛不可忍，又捨不得錢醫治，只是苦捱，漸

漸太陽額角，連絡左眼也復腫痛，無極奈何，只得請眼科名醫張守齋醫治。

那張醫一看，即說道：「目得血養，方能明視。今此眼都因心火上炎，燒炙肝經，睛已凸高，甚是很重，因何不早治？如今第一件要緊的事，全要自己平着性氣，切莫焦躁憂愁，服藥調理，尤可保得左眼。若不上緊怡養醫治，兩眼俱難保固。」因此日日醫治，韓人無極奈何，只得捺着性氣，勉強平和。未過一月。右眼已瞽，只留左眼一隻，人不叫他「韓苦鬼」，都順口叫他做「瞎苦鬼」。

他眼睛纔醫好了兩個月，聞得紅草因官封價貴，瓜洲蘆柴有利，仍舊並不乘船，步行至瓜洲買柴。已經走到八里鋪地方，忽然陰雲四起，狂風大雨，韓人借一家門首暫躲，候雨止前行。不想那雨越下越大，守至黑晚，雨尚不止。雖時在七月，天氣尚暑，他不敲門往人家借宿，恐怕又要費錢，只在門外簷下墩了一夜^①，那知受了風寒，遍身火熱。那一家驚怕，問明住處，僱轎攙送到家，已自病重，癱痛呼嚎，急請太平橋八十餘歲老醫王二玉，診脉之後，即向韓人說道：「人身夢幻泡影，原是虛假，不可認真。焦愁勞苦，有傷元氣，此病平日精神虧損，風寒易侵，若不急急發散，怎得消除？因用藥發汗，汗後用心調攝，不可再有失誤。」醫治三個多月，用去許多銀子，纔得少愈。

復又聞知瓜洲南米到了極多，價錢利重，因此不候全愈，就到瓜洲買了一船米，販到揚州賣。不意船到揚子橋，河路湧騰，被一漕船上篙搗着米船，將船戳漏，米被水浸，急忙另僱一船，呼人挑運過船，已是許多水入船，壞去米三十餘石，每石不得半價，人尚憎嫌不要。韓人氣

填胸膈，不由不焦愁氣惱。漕船是奉上行運糧的，誰敢控訴？無極奈何，只得隱忍而歸，形容頓變，飲食減少，只是晝夜歎氣。

纔四、五日，腰上忽起一發背大疽，急請內外科錢億林醫治。錢云：「總因心事焦愁，抑鬱不伸，氣血凝滯，致成此患。但今飲食甚少，瘡頂平塌，藥餌在次，全靠自己諸事放下^①，開懷排遣，時長懽悅，藥纔見效。服藥之後，若是瘡不高起，飲食不加，即另請高明，切莫自誤^②。」那知韓人當此重疽，並不寬懷，心裡又焦愁這件，又焦愁那件^③，時刻暴躁，只要急速求愈。後五、六日，更換數醫，越醫越重，湯水不進，爛成深塘，膿血淋漓，日夜叫喊，竟至命絕，壽止四十二歲。

子雖十八歲，世事不諳，親族代爲料理收殮，治辦喪事。尚未半年，子被壞人引誘，姦一私窠婦人，有惡棍串通拏獲，拷打送官，捐去二百多金，方纔釋放。

又未半年，復又被壞人引誘賭錢，將家財儘數白送與人，竟弄得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饑寒難忍。無極奈何，只得自己挑菜賣銀糊口。

可憐韓人辛苦刻薄，掙起若大家財，不肯教子成人，痴愚至此，不可不述以爲世人切戒。

莫愁詩

舊咏新翻

石成金天基

予先大人維石公，手抄俚俗舊詩數十首，每常自誦。予今選訂新翻，或妄改幾句，或妄換幾字，顏曰「莫愁詩」。惟供我愚人吟咏快樂而已，未可以詩法較也。

世事茫茫無了期^⑭，何須苦苦用心機？
尋些樂處酌杯酒，偷個閒時誦首詩^⑮。
放蕩五湖思范蠡^⑯，縱橫六國笑張儀；
百年光景須臾事^⑰，日日追歡也是遲。
諸般得失總虛花，展放眉頭莫自嗟。
幾朵鮮花除世慮，三杯美酒醉韶華。
徐行野徑閒情爽，靜坐茅齋逸趣嘉。
分外不須多着意^⑱，惟將快樂當生涯。
衣食無虧便好休^⑲，人生在世一蜉蝣^⑳。
陶朱不享千年富，韓信空成十大謀。
花落三春鶯怨恨，菊開九月燕悲愁。
閒居安靜多清福，何必榮封萬戶侯。
也學如來也學仙，攜尊隨處樂陶然^㉑。
人情祇堪付一笑，世事須知無百年。
皓首難陪東閣宴，清風自足北窗眠^㉒。
休將煩惱盤心思，急須嬉笑舞瘋癲。

人生安分且逍遙，莫向明時歎不遭。
赫赫有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
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着高。
王謝功名有遺恨，怎如顏性樂陶陶？
花甲之外樂餘年^②，禿髮留鬚半是禪。
杖掛百錢村店裡，手持一卷草堂前。
功名與我無干涉，事業隨他別處牽。
惱怒不生愁悶減，饑來喫飯困來眠。
歌幾回時笑幾回，人生全要自開懷^③。
百千萬事應難了^④，五六十容容易來。
得一日閒閒一日，遇三杯飲飲三杯。
焦愁惱怒都銷散^⑤，免致浮軀氣早衰。
六尺眼前安樂身，四時怎忍負良辰？
溫和天氣春秋月^⑥，道義賓朋三五人。
量力杯盤隨草具^⑦，開懷笑語任天真。
細看如此清閒事，雖老何須更厭頻。

爲士幸而居盛世，住家況復在中都。^②
虛名浮利非我有，綠水青山何處無。
勝遊只宜尋美景，命儔須是選吾徒。
快樂原屬閒人事，況與偷閒事更殊。
得失乘除總在天，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
家常安分隨緣過，便是逍遙快樂仙。
穿幾多來喫幾多，何須苦苦受奔波？
財過北斗成何用，位列三台做甚麼？
眼底浮雲輕似紙，天邊飛兔疾如梭。
而今痴夢纔呼醒，急享茅庵快樂窩。
舉世不忘渾不了，寄身誰識等浮漚。
謀生盡作千年計，公道還當一死休。
西下夕陽難把手^③，東流逝水絕回頭。